

《靠自己去成功》

作者：刘墉

作者序言：

我知道国内的家长都逼孩子，我没有唱反调，叫孩子不努力，而是教他们“成功要自己去成功，如同成长要自己去成长”。让他们自己逼自己，而非作个没有电瓶的车子，只等父母师长在后面推。

如果我是比尔·盖茨的爸爸，知道儿子居然大二要从哈佛辍学，我会不会支持他？如果我是李安的父亲，知道儿子居然去搞电影，我又会不会阻止？如果我阻止了，还会有今天的微软总裁比尔·盖茨和大导演李安？

后记

我们为什么总逼孩子“苦读”，而不让他们自己逼自己“乐读”？

强壮、独立、自由、快乐！

Education 是“爱到开心”！

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号，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惊人的新闻——

贵州一对双胞胎姊妹，因为高中入学没考好，竟然联手用“毒鼠强”毒死了父母，然后拿着父母的钱到处玩，被抓之后还说她们体验了从来没有的自由。

接着，我回到台北，打开报纸，又看到一则惊心的报导。说台北县板桥一名国小四年级的女生，可能因为学业压力过大，出现了圆秃的症状；所幸同一版，还有一则令人欣喜的消息——一个女生数学考试每次都在零分到廿分之间，总是要补考；参加大学联考落榜，数学更惨，只得了四分。由于学业压力太大，导致她重度焦虑，每天不断擦鼻涕，一天能用掉一盒面纸，还不自觉地拔头发，拔成圆形秃。可是“剧情”急转直下，那名叫傅仪琳的女生，后来自己申请到美国的学校，到美国之后，发现大学的数学程度跟台湾国中的差不多，她的数学居然拿“A”。接着一路念上去，不但得到加州柏克莱的企管硕士，现在更拿到英国皇后大学的心理学博士。

又过了几天，我在台北请两个过去跟我习画的学生吃饭，一个是台湾有名的影评人，国中成绩不怎么样，但是五专毕业到美国修电影，以优异的成绩拿到硕士，而今已成为金马奖的评审和名剧作家；另一个是国中时因为重

度尤郁，由老师带到我办公室，请我转导的学生。虽然她在国中成绩很不好，但是因为后来参加国际学生交换，到美国读高中，七年下来，不但健康快乐，而且成绩优异，申请到奖学金，马上要进研究所了。

我的儿子当天也到了，让我想起，多年来总有年轻朋友问我同一个问题

——

“如果你儿子是在台湾受教育，他能有今天吗？”

每一次我的答案都是“恐怕没有，只怕他也会像他爸爸中学一样，常常两科不及格。”

问题是，他虽然在高中天天搞社团、搞热门音乐，还去茱丽叶主修钢琴和作曲，又要花不少时间帮我整理资料，后来居然进了哈佛。

每次“他”和国内大学的学子在一起，我都窃想，那些国内的孩子不知比他多 K 了多少书，学问不知比他好了多少倍。

可是我又纳闷：为什么好像哈佛的学生并不比台大的差呢？那么台湾这些十年寒窗的学子，受那许多苦，值不值得？他们牺牲了多少年轻的快乐时光，那些最该让梦想驰骋的岁月，以后还能追得回来吗？

再过了几天，碰上国中基本学力测验。考试才完，就听不少家长抱怨学测题目太简单，简单得使他资优的孩子考得很惨。

“因为他不相信会那么简单，心想题目里一定有埋伏，想得太多，到后来反而弄错了。”好几个家长都怨这种题目考不出程度。

妙的是，这让我想起离美前，女儿说她数学期末考，有一题老师没教过，

但是去校外补习的同学教会。老师说因为没教，所以不算分，那些会的学生抗议不公平。老师居然回答：“如果我算分，变成鼓励你们去补习，才是真的不公平。”

国中学测的题目其实出得很活。看得出主试者希望让学生读活书、不要死背、进而用这“活的题目”逼学校老师把死板的教学方法改掉。

只是，如同那些向我诉苦的学生家长，当他们发现老师教得浅会不会抱怨呢？当他们发现老师给的功课，孩子两下就做完了，他们会不会不安，会不会怀疑老师偷赖？

还有，学校出题的老师，如果出得太简单，不能把别的老师比下去，甚至让别班都被考倒，会不会显得“太逊”？

宁严勿松、宁深勿浅！于是补习班十年成长六倍，老师与家长上下其手，一起修理孩子。孩子们被修理得早上顶着日月星出门，晚上顶着月亮星星回家，因为压力太大，头痛、肚子痛、总是起口疮、拔秃自己的头发，甚至从楼上一跃而下……

请问，这是谁害的？恐怕不只是教育政策的，也是家长和学校老师害的吧！

在“做个快乐的读书人》里，我举过一个例子——

高中时代，有一天我去台北的新南阳戏院看电影，大概为了被挡到一点点，前面有人把书垫在屁股下；中间人就把椅子折起来，坐在折的地方；中后方的人更进一步，坐在椅背上。至于我，则跟后面的人一样，站到了椅子的把手上。

今天的教育不正是如此吗？家长只因为别人孩子补，我孩子就不能不补；

老师又因为多半的孩子都先补了，于是教的时候“随便带过”。结果恶性循环——穷死家长，累死孩子，挤死补习班。

而那一切问题不都是由“戏院里有人把书垫在屁股底下”开始的吗？如果主试者都能像我女儿的老师，只要超出范围，就算大多数学生都上补习班，都会，也不给分；如果主试者，总是出灵活而实用的题目，当人们发现“补”和“死背”并没有什么大好处，不是就都能安安静静“坐下来”，享受一场好戏了吗？

真正要紧的是，只有这样，学子们得到学习的乐趣，因为好学、好奇、好强，主动学习，那学到的东西才能“入于心”；学生的潜能、想像力和创造力也才能发挥。

记得我儿子多年前曾对我说，中文真奇怪，为什么“玩球(play ball)要说“打球”；为什么“玩钢琴(play piano)”要说“弹琴”？害他一直都在打、在弹，直到高二才领悟到，打球的目的不应该只是赢别人，弹琴的目的不是跟钢琴对抗。玩！让自己快乐才重要！

可不是吗？我们为什么总逼孩子“苦读”，而不让他们自己逼自己“乐读”？

Education 是“爱到开心”啊！

我绝不敢说自己的教育方法最好，只能讲我用的是不逼孩子、让孩子自己发挥潜能的“爱的教育”。希望读者在字里行间看到的不只是我与女儿之间的小故事，更能见到我在那些“事件”背后希望表达的东西。

从四年前的《做个快乐读书人》、两年前的《小姐小姐别生气》，到这本书，我都暗自有个目的，就是将美国教育值得我们借镜的地方呈现出来。正因此，在这本书里，我提到女儿学校毕业旅行的规定，希望大家看看其实美国的教育非但不是放任，有时还来得更严格；因为只有在大家守法的条件

下，才能谈自由。我也在书中再三提到自由是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前提。当孩子要求自由自主的时候，更应该对家庭和社会负起责任。

我更强调的是，家庭和学校是延伸向社会的，所以既然年轻人到社会上，别人不会为他读书睡觉而关上电视，为考虑他有应酬而不交代事情，他就该学会早早适应在喧闹的环境中读书、在应酬之间工作，甚至在同一时间办好几件事。

我是很宠孩子的人，正因为宠，所以我不会为她读书而关上电视，不会怕她危险而不准她去爬山，更不会怕她受苦而阻止她去“魔鬼夏令营”。

当有一天，她大了，要离开我，我会心疼，但不会不心安，因为我已经早早就把外面世界的门打开，让她看到好的，也见到坏的。

这本书脱稿时，正近八月八号父亲节。女儿从美国打电话给我，说她以学业总平均九十八分初中毕业，得到布希总统的奖状(in recognition of Outstanding Academic Excellence)。我高兴极了，但是除了贺她、赞美她，又笑说：“别太得意哟!要知道如果拿台湾的国三数学给你做，只怕你会不及格。”

父亲节，台湾诚品书店的《诚品好读》编辑，要我写封父亲节给儿子的信。我写了，信不长，但是颇能说出我对孩子整个成长所抱的态度，把它附在这儿，作为这本书的结尾——“亲爱的儿子：

当你小的时候，我跟你打球从不让你，因为我希望你比我更强壮；当你上高中的时候，我要你去达在曼哈顿的史岱文森就读，因为我希望你独立。当你进哈佛的时候，我要你自己选择科系，因为我希望你决定自己的未来；当你拿到硕士时，我任你休学一年跑去阿拉斯加，因为我希望你自由。而今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，因为我希望你快乐。你快乐，我就快乐!”

强壮、独立、自由、快乐!

普天下哪个父母不这么希望?

附录

我觉得女儿学校的毕业旅行规则订得满好,“尤其是礼貌、负责、尊重和诚实的精神。”附在这儿给大家参考。

大颈南初中毕业旅行的行为规则

为了要有一个美好而安全的波士之旅,所有参加这次毕业旅行的同学们都须遵守以下的行为规则:

同学们应自重并尊重别人

——以谦恭有礼的态度待人,以示尊重他人的感觉及想法。

——尊重别人的权益。

同学们应表现出责任感

——做应该做的事以示负责。

——要准时

——要合作

——要记得我们所在之处，就是我们学校和社区的延伸。

——当老师在讲解时，一定要保持安静。

行为准则

做为一个负责、尊重、诚实的学校一份子，以下行为是绝对不允许；

*任何违法的行为

——严禁拥有、使用、分配任何违禁品(例如烟、酒、麻醉药物等)

——任何武器及会伤人的物品也是严禁的。

*任何会伤害到自己或他人的行为

*与其他同学身体的接触

*骚扰

*任何性行为或乱交

*任何暴力行为

为安全起见，如有触犯以上任何规条，处罚如下：

a 禁止参加旅行中的活动

b 中止旅行

c 家长负责到波士顿来把孩子接走

其它规定

*所有学生的穿着、言行举止都要表现出学校的好名誉

*贵重物品、珠宝请不要带，如果有人带 MP3 players、数位相机、手机、CD player、电脑游戏机或任何电器用品，请自行谨慎保管并要了解：

*自己要带、自己负责

*老师不负责保管

*在用餐、活动及老师宣布事情时，不得使用。

*在每件物品上，要清楚写上自己的名字。

以上所录只是规定的一部分，供读者参考。可以知道美国学校并非放任学生自由，而是要求自制与自动。从某些方面看，(譬如中止旅行、家长负责去把孩子接走和与其他同学身体的接触、连勾肩搭臂都不可以。)可能比台湾学校的规定还严格。